

# 三宝垄 Nusaputera 学校举办特朗花的栽培和食品加工培训



农业局负责人和高中生合影



农业局负责人和小学生合影



农业局负责人和初中生合影

【本报讯】2021年12月13日星期一，为了加强作为三宝垄国立学校推动的创业精神，Nusaputera 学校与三宝垄市农业局合作，以特朗花(Bunga Telang)的基本成分举办了种植和食品加工

培训。Nusaputera 学校的学生、大学生、教师和员工参加了此次活动。特朗花是学校任命的企业家精神标志，旨在为学生和大学生培养创业精神。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学生们就习

惯了种植和培育特朗花。从初中到大学继续，生产从特朗花的食品原料，如布丁、冰棍棒、海绵糕、新鲜饮料到特朗花茶。Nusaputera 学校除了提倡创业精神外，还在

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提出了4个基于品格的支柱，以帮助做好迎接全球挑战的准备。四大支柱包括汉语、英语、信息技术和数学，提供给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学生。尤其是在

汉语方面，Nusaputera 基金会特别注重持续发展。不仅汉语，而且学生在学习中也有中国艺术和文化的细微差别。各种带有汉语细微差别的活动成为了配套活

动，如庆祝月饼节、弟子规、农历新年等。学生也参与设计庆祝活动。此外，基金会还为学生提供获得奖学金到中国各大学深造的机会，以及成为努萨普特拉学校学习教师的机会。

本报记者明光报道/供图



农业局干部等合影



农业局负责人和中职专学生合影

我受家庭环境熏陶，自幼接触中文。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被父亲带到了一个华文补习班，原本是出于爱好想报名学中文，但是补习班的温老师

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却鼓励我当老师。随后，在几位老前辈的支持下，我高中毕业就到了补习班代课。十多年前，印尼华文教育刚刚从三十多年的封闭中复苏，老一辈的教师又执起教鞭，拿起课本，走上三尺讲台，可是华文教师青黄不接的窘境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年轻老师要面对的除了自身教学水平的问题，还要承受外界的不信任，毕竟相隔了两代人，凭什么相信一个年轻人能担此重任？这也就有了我在课堂里面教，家长在教室外面讥讽的情况，有时候就连学生都不配合，说错话，写错字，一次次从错误中积累经验。在补习班代课的这一段日子，我逐渐意识到其实“会中文”和“会教中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这段日子里，无助和迷茫的情绪，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还萌生了放弃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些许唏嘘。

因为决定了要当一名称职的华文教师，我争取机会在2008年前往中国江门参加了一年的幼师培训。回来后，从2009年至2014年，我开始在正规学校教课，在此期间也参加了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函授班，继续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数年光景过去了，在这段日子里，种种机缘使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前辈老师，他们都年逾花甲或古稀，凭借着对华文教育的执着和热心在奋斗着。他们的处事经验、人生观、价值观都深深影响了我。其中有松柏港的温文贵老师、温燕杰先生、西加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的陈慧珍老师、陈得时先生、薛惠芳老师、游惜贞老师、山口洋的黄锦陵老师、百富院的黄俊金老师等等。试问他们哪一位不是应该安享晚年的人？在这些前辈之外，还有一位是最特别的，那便是家父。支持我走上华文教育之路的人是他、教会我为人处世的是他、在我犯错时一次次把我骂醒的人也是他、在面对舆论时支持

着我的人还是他。我不愿称他们是伯乐，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可他们无疑是我人生中的贵人。

2014年1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开办自己的补习班。一间租来的平房，三间教室，简陋的设备，置办好这些之后我就开始招生了。父亲为补习班取名“时代”，无背景、无资助、无生源，我们这所“三无”的补习班要面对的是生存问题，仅靠一腔热血和情怀无法解决问题。补习班要想长远发展下去，需要认真对待，首先就是教学质量要得到民众的认可。

补习班开办初期，我们就以汉语水平考试(HSK)作为教学标准。我们自2015年开始，已经组织学生参加了几次汉语水平考试，而且获得了4级和5级的良好成绩。事实证明，这个教学思路是对的，在随后的日子里，前来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是以青少年为主。补习班现在有不少高中生，他们都是抱着学会中文日后找一个好工作的态度来学习，与那些家长做主催他们来学习的小学生不同，中学生这种“自主”“自愿”的心态才是学好中文的关键，当然面对前来报名的小学生我们也从不拒绝。

如今补习班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了。我清楚记得第一学期开办时招了71名学生，转到第二学期却剩下60名学生。随后的日子里，补习班有起有落，直到2019年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名学生。这样的小型补习班，放在大城市根本就排不上号，更不能和大规模的华教单位相提并论，我很清楚自己的情形，但不论多小都是我们努力拼搏的结果。

风雨兼程，一路走来我也悟出了一些道理，补习班想要生存就必须要有套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有些补习班一个月学生的收费就相当于我们一学期的收费。大城市的国民学校把中文课列入必修课程，而我们这里开设中文课的学校寥寥无几。现实就摆在面前，我看过一些蒸蒸日上补习班，也见过不少在艰难中挣扎的补习班，我们应该参考成功案例，却不能生

## 我的华文教育之路

印尼西加省松柏港市时代华文补习班：温世忠



带学生去坤甸参加汉考

搬硬套。依我拙见，想要坚持下去首先要在业务能力方面下功夫，其次是要自食其力，然后是组建一个精诚协作的团队。打铁还要自身硬。华文教育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对年轻教师没有信心，随着时间推移，如今民众普遍更能够接受年轻的老师，恰恰是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水平。十余年的教学经历，我从没有停止过学习，2010年，我也特地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国外汉语教师教材培训。我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把自己投入到教学最前线，才能保证业务能力的进步，多大名头的教师，一学期教不到几次课也不顶用。

处处留心皆学问。比如有一本很多人采用的汉语教材，其中有一篇《中国民族乐器》的课文。里面提及了古琴和高山流水的故事。不知是何缘故，课文里的人物设定将俞伯牙写成了柴夫，钟子期成了琴师。可是一直以来我学到的故事里俞伯牙是琴师，钟子期是樵夫。为了谨慎起见，我仔细查了一些资料，结果都表明书本里的内容是错误的。我并非有意卖弄学识，只不过是借助分享这一事例来表明一个小道理，留心学习细节会有大收获。即使是课文中的一小段文字而被教材误导，学生被我们

带跑偏。富有诗书气自华，归根结底都是靠日常积累得来的学问。提高阅读量，尤其是文化方面的修养，华文教师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语言只是一个载体。交谈、写作和教学都一样，文化会让我们加分不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自食其力是我们办补习班的原则。补习班要长足发展，不能一直靠“外援”，资助你是情分，不资助你是本分，没人强迫我们走上华文教学这条路，所以选择了就应该坚持下去。我们可以对自己选择的事业有情怀，但是不能要求别人为我们的情怀买单。说实在的，经过多年的一线教学，我发现只要质量好，收费合理，学生都能接受，因此我们一方面考虑教学质量，一方面考虑利益无可厚非。华文教育不是赚钱的事业，但是华文教师至少应该是挣钱的行业。

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要想把补习班办好还需要有一个精诚合作的团队。补习班自开办初期算上我在内有三位老师。在补习班教课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留意那些品德兼优的学生，目的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帮他们培养成我们的助手。毕竟随着班数增多，我们难免顾不上来。幸运的是，在这几年里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学生，

他们一方面是补习班高级的学员，另一方面以学长的身份帮忙代课，家长们也是很乐意让孩子来补习班帮忙代课，重点是更大的进步机会。记得有一次和同行聊起我们的补习班，他好奇我一个人怎么能教那么多班。经过了解之后他表示：“你运气不错呢，能有这样优秀的学生帮着你，家长也不干涉，要是碰上一些计较的父母，可能就认为他孩子吃亏了，谁还会帮你。现在有这样的孩子，不容易呀！”确实，我每次看到他们在教室里帮我代课的时候内心欣慰无比。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中学生，有的刚毕业，学校一下课就跑来补习班代课，晚上还要到的高级班学习。看着他们的身影，我知道他们不可能一直呆在我这个小补习班，有朝一日他们将离开，但我坚信，他们一定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补习班在2020年也受新冠疫情波及，期间我们做了许多努力，绝大部分家长和学生都不离不弃，补习班总算是扛过去了。现在随着西加省疫情的好转，补习班也逐渐开始恢复课堂教学，虽说影响还是存在，但见过最灰暗时期的我们，眼前的太阳已经是莫大的希望了，希望补习班能早日回到正轨。

日常教课过程中，我除了给学生们输入中文知识，还经常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因为我总觉得一个老师不能只是让学生去学习知识而不告诉他学了知识之后有什么机会。如果认为华人的孩子就应该学习华文，这有点像是在卖弄情怀，学会之后又当如何？难道就只是华人就非得学华文？让学生看到学习这门语言的潜力才是关键。

华文教师的另一项工作其实就是为孩子们拓宽眼界，让学生看到学习中文的发展机会。我总是强调让他们学好中文之后要“走出去”，不要留在这小镇子里，莫恋浅滩头。记得有一回碰见一个学生家长，聊起了孩子的事，他开心地告诉我，现在他的孩子在中国公司当翻译，每个月能挣不少钱。从他的言语中能感受到家长对我们老师的肯定，每每聊起

这些话题，心里总是充满成就感，但脸上也只是憨憨地笑着。自开始教课到今天，十多年了，有些学生是从小学就跟着我学中文的，如今他们也都是二十岁左右的了，有些在中国公司上班，有些在大学深造。有时在网上或者外面见到他们，看到他们依然能与我用中文对答如流，我总是抑制不住的开心……

我有时会想，自己如果不教书还能干点什么，想想似乎真没有，那就尽量把这一行业做好吧！幸运的是，我很享受华文教学工作，教书能让我学有所用，又符合我的性格特点。常听人说干一行爱一行，这话对，但也不全对。试问建筑工人就真的爱搬砖推土吗？都市白领就真的喜欢高度紧张的工作吗？都是为了生活而拼搏。总说找工作要找自己喜欢的，真能做到的人其实不占多数，很庆幸我的工作能和兴趣结合在一起。如今我已而立之年，上有老下有小，在事业和家庭方面我都要顾及，面对华文教育，我现在更多的是理性主义，而非理想主义。记得刚投身华文教育时心里想着的是弘扬中华文化，振兴华文教育，现在看来用心上好课其实就够了。我不太愿意去想数百年甚至数十年之后的华文教育，百年教育，我们只争朝夕！

最后，想说明一下，这篇文章不是标榜功绩，而是一名最基层的华文教师多年来的感悟。



我和父亲的合影

作者简介：温世忠，印尼西加省松柏港人。2009年开始在松柏港国民学校和华文补习班教课，同年参加了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远程教育坤甸教学点的函授班，进修华文教育专业，2014年毕业于松柏港开办时代华文补习班，2017年开始也在西加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师资培训班任